

问题：上帝为什么不立即消除地球上所有人心中的恶和罪并且1秒钟内让地球就变成天堂？

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谈论什么是恶和罪。

很显然，既然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存在，那么人类在恶和罪的问题上自然不拥有最终裁决权。除非人类的标准等于上帝的标准，否则但有分歧，都有以上帝的标准未最终标准。否则上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就不存在了，题目成立的前提就被自己击溃了。

因此，首要的一个问题是：上帝的罪恶观与人类的罪恶观是不是有区别？

按照基督教的信理，这种区别是巨大的——那就是死是不是一件坏事？

对人类而言，死亡是终极恶事。这个立场是人类无法抛弃的。任何人都不能凭着自己去主张“死亡并不算坏事”，因为那立刻会招致一个简单的质问——那你为什么要求生？

你为什么要找工作？你为什么要学习？你为什么要睡觉？你为什么要偶？你为什么要锻炼身体？你为什么要医问药？你为什么要与人说任何话？

仅仅只是出声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用行动否定了“死亡并非坏事”立场的真实性。

注意，不是说人不能看见这个置生死于度外的境界，也不是说人不能在一时冲动或者情势所逼时临时的被围困在这个立场上（譬如自杀情绪者与战斗激情者）。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不能视为人在真诚的持有这个观点。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无法诚恳的持有“导致人类死亡的事情在道德上可以为善”这样的道德观。因为人类并没有做到（甚至也不能凭自己做到）对永生相信无疑。人若是能确信无疑的相信永生，那么死亡在法理上的任何恶性都会被清洗。“杀死一个人”将不构成罪恶，“死亡”也就构不成任何意义上的不幸。

但是人类很显然处在不能接受这种假设的状态下。

这样说也许太抽象，我们具体一点：比如遇到了大饥荒，你面临两个选择。选择 A，坚决不偷不抢，饿死；选择 B，偷了抢了，于是饿死的几率减小。

在上帝的价值观里面，祂给了你出路——别偷别抢，饿死，上天堂。为什么这是恶事？

在你的眼里：为什么你要允许大饥荒存在？！逼得我犯罪？！

在上帝眼里：被偷被抢，但是你还是不偷不抢，你饿死了，上天堂，为什么这是恶事？

这两类人为什么会觉得这“不是恶事”的结论荒谬，因为他们首先就不接受永生这个预设。于是，他们很自然地要接受这样的假设——如果人面临死亡，则一切法律和正义都得让路。

你不能勉强面对死亡风险的人为法律和正义自愿献身，否则你就和“上帝”一样坏了呀。

问题是，你一旦允许人有这条豁免之路，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定义面临生死威胁？

你觉得刀架在脖子上才算，对吗？

不好意思，有人认为有同行在对门开店，就算；

有仇的邻居多生了个儿子，就算；

大庭广众之下指出他宁死不肯认的错，就算；

被他看上、他苦苦追求非其不娶/不嫁、否则宁肯去死，而对方不答应，就算。

人将威胁自己生存的视为恶，将有利于自己生存的视为义，意味着人的公义不是看事情，而是看己身。人类的正义观，是从本质上就有去不掉的投机和双重标准性。

无论如何构建集体价值观，这一构建中都不允许存在一种合法的逻辑能证明敌人消灭我们是正义的行为。

这一命题必须为假。

定了这结论，再构建理论。这看似简单，其实却是一切人类自建的正义观的穹顶总是合不拢的根源。一切基于人类利害而制定的法律，都有着深刻的置正义为第二位的虚伪性，最终只好摆出“法律就是统治工具”的论调来抵挡深刻的追问。

我们不能责怪人类。人只是想活着，有错吗？你能怪人无论如何都想活着吗？

但如果这就是正义无论如何也要绕过的 G 点，那么我们就只好给“为了活命而行的事情”开绿灯。我们开的这个口子，使得大量实质上的犯罪变成了一个技巧问题，变成了一种“如何将我的攻击行为与生存的必要紧密联系起来”的智力竞赛。

这些会导致无穷无尽的痛苦的行为，在人类的法典里，将是不得不免于追究的罪。

我们出于恐惧，杀死全然无辜的“敌人”，轰炸别国的国土，先发制人，争取生存空间，威胁、欺骗、操纵、剥夺别人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我们得了绝症，则世间一切法律都瞬间失效了。我们可以卖假药，我们可以走私，我们可以车匪路霸，我们可以造假。

——“领导，我们只是想活着，行吗？”

接下来呢？我们原谅了自己。

我们能不原谅吗？

但是我们真的能说这就是公义吗？仅仅只是因为这些行为于我们有利，我们选择聪明的闭嘴罢了。

因为这一点区别，人类与基督教上帝对于善恶的观念就会有根本的分歧。人类视为罪恶的很多事情，在上帝看来并无罪恶可言。人类切齿必要惩罚的，在上帝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上帝视为罪恶的事情，在人类看来却有可能是“生存的必须”，是“生活的无奈”，是不得不放弃追究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一种快乐，一种福利。

为何上帝不立刻消除人类的罪恶，造就天堂？至少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最简单的理由——

因为在人类没能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之前，这个天堂对人类无异于地狱。

---

那么，上帝为什么不动用自己的大能直接改变人类的思维，直接将人类“调谐”为会将天堂感受为天堂的新人呢？

要是这样设想，首先需要先真切地思考这要是具体实施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效果——人在一秒钟之后价值观发生了全然的转变，但是很显然为了保持身份的逻辑必要，这个人的一切历史记忆仍然需要保留连续。下一秒发生的会是什么呢？——是身份的崩溃和人格人湮灭。因为你将无法将自己的价值观与自己记忆中的作为、你的感情、你现在的轨迹协调起来。你是完全不能理解你前半生所做的每一件事的理由和动机，因为完全不能理解，你将开始怀疑那是幻觉。你好像在看一个你所完全不理解的人形动物所表演的全然没有逻辑的录像。尽管这个角色长着你的脸，你也将无法感受到这个人就是你。你为什么会努力考试？你为什么挨了那样的批评会流泪？你为什么憎恨那个人？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配偶和同志？

一切都崩溃了，包括你自己的自我存在感。你将感到强烈的“寄居在他人的记忆中”的监禁感。你将不认为这个躯壳是你的躯壳，不相信这个经历是你的经历，你将不认同他人将这个躯壳的前主人的一切义务加诸在你身上，你也不认同你将来的作为可以归功于这副躯壳的前主人。

这副躯壳的前主人已经灭亡。

你所请求的，如果上帝真的做了，那么这个结局也已经不再是属于现存人类的戏剧的一部分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已经在那一秒开始之前全剧落幕。接着上演的，是与前一剧集毫无关联的第二部新剧了。这些寄存在你躯壳里的“你”，将会摒弃你的存在。他们的福利与你毫无关联。你拥有的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延续”的名义。

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上帝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因为怜悯啊。

因为祂特么就是个烂好人。

只肯给你们讲可怕的故事，从来不舍得真的按祂自己所说的径直报应在人的身上。因为他总是说了打而终于还是没打，人类在嘲笑祂“不可信”。

——“你这样发怒合乎于理吗？”——“我发怒乃至于死都合理。”

原知乎链接失效

---

评论区：

Q：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题主的第二问，比如可以再说下去，既然主知道过去未来一切之事，那他为什么不在最开始就把世界设计成毫无罪恶，毫无痛苦的一个大天堂呢？

A：因为苦难本身不是罪恶啊，是人因为困难指向死亡，在无法接受死亡本身是中性的逻辑前提下，才会将苦难、尤其是死亡一概视为折磨而不是解脱。由此才出现了这种“问题”。这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只是不信的人用了循环论证又补强了自己的立场而已。

---

Q：苦难本身确实不是罪恶，但是“让别人遭受苦难”便是犯罪了，这应该没什么错吧。然后，如果主是全知，全能的，那么一切的苦难的根本原因就是神的决定了呀，这样不是和“全善”矛盾吗？

A：祂让人遭受的痛苦，只是中性的。人因为憎恶痛苦而做的种种选择而触发的新痛苦，是咎由自取。举个例子——人降生在穷苦人家，这意味着这人就是在被惩罚吗？将来他成为一代宗师时，他会看到这段穷苦的人生经历是他最大的财富。但他若因为穷苦就觉得偷、抢、骗都是可行的，他会失去好的可能，走向坏的可能。谁能凭自己选前一条路，在极度的困难中宁可面对死亡也不抱怨上天的不公，谁才有资格或者升天堂，或者得将来的祝福。最初的苦难本身反而是通向善的捷径，你选错了，随后而来的苦难也只是劝你改过而不许你无视的信号。人若是固执“苦难即不公”的念头到底，那么万劫不复有什么奇怪的呢？又有何不公呢？都不用换上帝视角，你只换一个部门领导的视角都知道你会想开除谁。

---

Q：其实我最不能明白的一点是，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或者全tm任何其他你们想定义的东西也好，如果是这样一种存在，为什么会在意人类的罪或者恶？我们任何一种感情，说到底，都是从我们自身角度出发的。比如你说的怜悯，好，对人类来说是对的，是有价值的。然而对于“创造了一切的“神””而言，有什么价值可言呢？至少我会认为，既然你们想把上帝说成全知全能全善的一种存在，那其实，善恶这种东西，早就不能束缚他老人家了吧？既然无法束缚，又何来在意呢？所以我会认为，这是人类自己一厢情愿的认为他老人家在意而已。

A：这个我将来会回答，一步一步来

---

Q：说得好，天火焚城的人都白死了。瘟疫中的人都白死了。前面种种令人赞赏，但是唯有“上帝是个烂好人”这一句——我问你，上帝何曾吝于将他言的报应，径直打在人脸上了呢？

A：真按祂说的报应，地球早就没人类了。

---

Q：路人甲问：你这套说法是好反驳的。假设上帝认定人类此刻的、某种的感受不重要那就意味着上帝不是全善的，“全”善就意味着上帝在乎人类一切感受，你说的这种就不叫全善，而叫部分善，在另一部分感受上，可以说是极恶的，那么这样的上帝的值得托付信仰的理由就被极大削弱了。从另一点，假设上帝没能力照顾到人类一切感受，它还受到逻辑的制约，那它就不是全能的，抑或者说它根本不是上帝，它所受制的逻辑才是上帝（实际上，上帝被逻辑制约是很可笑的事情），这样单纯类似于某种外星人的存在也是不值得托付信仰的，因为它对很多痛苦无能为力。伊壁鸠鲁问题其实就三个字“凭什么？”。上帝凭什么是值得信仰的，在世间存在如此多悲剧性的、无意义的痛苦和折磨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不说基督教，没一个宗教能给出答案。

A：你这犯了个基本前提问题——善的标准是在人，还是在神？在人的话，人类自己甚至都票选不出一个大家都认的价值观。在人类自相矛盾的价值观云团交叉审判之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存在无罪，甚至连一块石头一朵花也有十恶不赦之罪。这根本无法是一个选项。伊壁鸠鲁只是个傲慢得无法持续思考的傻瓜而已。

B：你还是没跳出来：假设神可以有不同于、高于人的某种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里自圆其说并是全善（完全忠实于这种价值观）的，那我们对它的信任真的有任何坚固的理由吗，比如它认定下地狱就是全善，上天堂就是极恶，然后把我们都统统打进十八层地狱，它是类似克苏鲁的某种存在，那我们究竟出于什么理由要信仰它？请牢记伊壁鸠鲁是在追问什么，他不是在追问上帝如何可能的问题，他在追问上帝凭什么值得托付信仰的问题，很多宗教徒都是搞不清这个问题的指向何在，搞出一堆奇奇怪怪的不知所谓的辩护来。你这句话让你自己多掉价，你以后会明白。

A:坚固的理由你要自己找，找不到，你将发现世上无爱，你对任何人也都不存在爱。这个，等你将来有一天循着伊壁鸠鲁的路走到尽头你就知道这不是口舌之争。

C:善恶的标准在他人，趋利避害，人之本性，有益的就是好的，有害的就是坏的。从个人的层面上来看，自身的行为无所谓善恶，只有利害。从群体层面来看，对别人好你就是好人，对别人坏你就是坏人，简单明了，不需要虚构一个神来仲裁。

A:这个你可完全弄反了。对你“坏”的常是“好人”，对你“好”的反而常是“坏人”。在大多数时候，看起来对你很好的，将来被证明为坏人的居多。

C:如果一个人做了一辈子伪君子，那他就是君子。

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等到将来要害你时，自然就是坏人了。

A:什么是君子？你觉得孔丘那么三两句话足以定义一个君子？

冯唐算不算君子？张廷玉算不算君子？

C:“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礼贤下士时。如若当时身便死，千古忠奸谁人知？”

你说的可是这个意思？

A:没这么简单。人家就是阳谋，你也说不来忠奸。

“主和为奸”，其实是一种蹩脚的价值观。

这个你只有过些年才能来谈。这只有靠阅历才能补足。

---

A:你们的讨论中缺了一件事——谁说永生意味着不死？永生有一天是可以做到的——自己改成某种忒修斯之船就行了。但这意味着“不死”吗？不，这只意味着你要永远远离一切可能导致你不可修复的潜在威胁。永生带来的是无限的恐惧。穿一层盔甲、建一重堡垒、给地球装上二十四层轨道炮，你能防住 super nova 的辐射吗？你能防住太阳的红巨星化吗？你能防住流浪的黑洞吗？你如果得到永生，得到的只是对于失去永生的无限恐惧——因为显然它要大过失去三四十年或者干脆九十年寿命无限倍。你得到的是无限的诅咒。除非，这个永生是来自造物主的保证，你就是形神俱灭，祂也可以保证你分毫无损。这也许听起来像是玄幻故事，但是逻辑的看，这是唯一可以称其为祝福的永生——假如有所谓永生的话。若无上帝，永生即地狱。事实上，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这诅咒已经开始收紧了——前推一百年，用飞机撞毁两栋楼房，是不会引发人类如此广泛而深刻的恐惧的。

---

A:地球越“安宁”，人类越长寿，这诅咒将会成几何级数上升。它将永远让我们所谓的安全手段望尘莫及。因为这些安全手段本身就已经给了我们更可怕的威胁。核能源、空间开发、基因编辑。终有一天，一个错误将能释放兆亿的烈焰。在它没发生之前，吸着这火焰的奶头在“永生”中靠着人的保证和毒品麻醉着恐惧的人类正在试图安慰自己闭上失眠的双眼。

---

Q:我的观点是即使没有上帝，死也不是坏事。这你认同吗？

A:如果全然没有上帝，死不但是好事，而且还是一件过于好的好事，以至于活着反而是件坏事了。这一点，你要得场抑郁症才会明白。

---

A:什么天使长坠落都是一些活见鬼的人写的小说（回复被删除的评论）

---

Q:人是趋利避害的。本质是被多巴胺支配。如何利用自己的脑子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快乐才是正经事。如果上帝要剥夺我快乐的权力，我就要锤他，干他，骂他，除非他能因为我反对他而把我干掉。

A:万有引力让你不能当超人，去把万有引力关掉吧。你会飞，你的这些小愿望都能满足

---

Q:人怕死乃至不在乎为恶是觉得死就死了没有天堂地狱，上帝只要愿意证明一下死后意识还存在而且受祂审判大家都会向善靠拢上帝宁愿饿死不偷面包的。

A:有道理。那就放心大胆的犯罪吧

---

Q:不能正视反对言论好像确实不影响贴近上帝

A:这些反对言论没有被正视的资格。起码你们也要让我相信你们有谈论这些问题的基本认知能力和知识积淀。但是恕我直言，在这开口就以为自己找到了大破绽的，连本科毕业水准都堪忧。看看账号都是三无。看看年纪，看看关心的话题，绝大多数都还在问哪种游戏好玩。人世都未经历，礼貌都没学全，一份工作都没做正，还想学人无论证的反对？在这种前提下要反对也行，自己写清楚自己反对的论证逻辑。否则你自己的情绪态度过几年连你自己也不会同意，根本连准主意都不是，拿来反对来反对去，不是浪费大众的时间和流量是什么？

---

Q:上帝发动大能，将人类的罪恶观一瞬间改变。上帝说，你们得救了，于是所有人类集体抹脖升上天堂，美滋滋。等等...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这不符合逻辑？什么逻辑啊，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逻辑要来干嘛？上帝就是逻辑啊！

A:你这约等于特警队一枪把人质击毙，马上开始出字幕

Q:上帝也有敌人啊，那就是异端。比如说我这种人？（手动滑稽）说到底，上帝与异端都离不开人类斗争的那一套。

---

Q:上帝会包容异端吗？如果包容了，那上帝的存在意义又是什么？这是个问题啊！

A:如果不包容，世界上怎么会有“异端”存在？

B:那他为什么要创造人类？为什么不让人类一开始就得到幸福？为什么他放任人类吃禁果？为什么他解决不了你提的问题？他不是全知全能吗？

A:人类要了自由，就不得不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学会自由和幸福如何兼容。人类能直接放弃自由吗？放弃自由，即使换到了很好的福利，算得上幸福吗？不放弃自由，怎么能得到幸福，不靠试错，能靠什么呢？靠上帝安排，就是想要抛弃自由了。祂没给你这个选项。

C:即使全能，也有做不到的事吗。

A:那不是做不到。而是不做。当爹的要把儿子杀掉，还怕做不到？那是【具有不做的能力】。

B:他既然是全知全能，难道连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都拿不出来？

C:在他看来显然现在就是完美方案。人类自己觉得不完美而已。

---

Q:他是全知全能，所以他知道我们觉得不完美，也知道我们觉得哪里不完美，但他解决不了或者说不想解决。是这样吗？

A:你错了。人类唯一的“不完美”就是拥有自由。那是祂的目的和承诺，不由的任何的“不便”来抹杀。与人的根本性质相连的其他性质，根本就不适应完美或者不完美这样的评价。没人会说“钻石不够软，真是不完美”或者“馒头都不能做钻头，真是不完美”。如果完美有任何的意义，都意味着它首先有语境，不设置任何语境前提的“不完美”的批评，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已。

人类在上帝眼里恐怕并没有不完美——ta们正是祂想造的样子。人切实的自由本身应该是祂的目的。无论这个自由引导你走向何方，对祂来说都并无问题。引导你自己走向你自己满意的地方，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对自己最后走到的地方有个人的满意或者不满意，也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本身就意味着给你自由这件事祂成功了，而且是完美的成功了。

---

Q:自由与爱的关系是什么

A:爱为自由赎罪

Q:我是否可以说，爱才是真正的自由，虽然似乎是一种规定性，但只有当我去爱时才不会有束缚感，所以这是唯一的被神规定的真正的自由。所谓爱，自然是无条件的，所谓自由，自然是真自由。所以，爱=自由

A:有爱，自由才能得善终，而且自然向上，路越走越宽，且不恐惧，不畏惧，也无遗憾。

但是，爱并不是自由本身

---

Q:以神的逻辑，全知全能的上帝是可以造出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的，但这不能用作上帝存在与否的论据，因为论证者是人，神的逻辑是不适用的。同理，人与神的善恶观不同也就没必要讨论神性善恶了，神看自己是好的，但这跟人有什么关系呢？

A:因为祂创建的世界，最终是有益于祂价值观里看为好的人的——譬如尊重自然规律的人

---

Q:有道理，以人的资质，根本承受不起天堂，所以必须死后才能进天堂。

A:死亡本身能清除恐死这个罪原，你正说中了

---

Q:死亡当然不一定是坏事...有人不求生只求死多次自杀啊。

A:这里当然是指他杀呀

---

Q:“你无权审判我，我——就是正义!”——泰瑞尔这里就不谈论世界是不是神创的，只讨论神是否拥有善恶标准的制定权。何为善？何为恶？趋利避害，人之本性，有利为善，有害为恶。不过这个善恶不是自己判断的，而是要别人判断。爱人者人皆爱之，恶人者人皆恶之。与人为善，大家当然都会当你是好人。至于创世神，管生不管养，明明是全知全能的存在却看着子民受苦，谁会昧着良心称祂一声好？人类也养牲畜，人类与牲畜只有利害关系，不服管教的畜生只能是不合格的畜生，但不能说它是恶的畜生。人与神也一样，人与神的关系不是对等的，神也就无权判定人的善恶，就让祂老人家安心看戏吧。

A:万有引力有没有权力摔死人？人有没有权力不受万有引力的管辖？

这点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让上帝走开？

---

Q:看到最后两行突然笑出声了哈哈哈。说来神奇，就在刚才出去跑步的时候，我脑中也一直想着约拿书里的这段情节，神劝诫着蓖麻树下闹小孩情绪的家伙，即便痛苦他也是被爱着的。但请稍等，我有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我怀疑自己可能和魔鬼签过契约。关于您文中提到的那一种可能——假如，人舍弃掉自我，主动去弃绝这无法避免的恶（我将这理解为生物的必要属性），去追求某种至高无上的完满，那么一切将如何？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曾一直持有这种愿景，甚至现在心里也有这种倾向——虽然最近开始有些动摇。我一直对真理怀有极大的好奇，并且不介意那些被弃绝的事物（仅尊重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只不过心里常会感到痛苦和愧疚，感到有负恩惠，但是——并不后悔，我总觉得它们将会成为应付的成本（是的，交易），是科技文明会走过的必然进程，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您文中所说的，当人成为非人，我不再是“我”，我所追求的“意义”对我还是意义吗？

大约十一二年前，我开始读第一本入门的科普《量子物理史话》，不记得看到哪一页了，内容大概是在描述物理学为追求真理不惜推翻一切，这时候我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那么我或许会跟魔鬼做交易吧。”接着，夹在书页里的一张明信片忽然滑了出来飞到远处地面上，那是一幅夏加儿的画，我不记得画名了，只记得那是在蓝绿色背景中的一个穿着华丽西装的瘦削男子，他在跨步往前迈。我异常震惊，心里想这就是我的选择吗……我一直知道这是傲慢，我也无法否认自己在精神上是认同反叛者的。多年来我精神上一直非常痛苦（没去住院），最近开始不那么执着于追求成为某种无限完满的存在了，当然，我应该还是在 crave，但能走到哪就到哪了，随缘。人只要还是人，就无法超越自身固有的局限，无论发生什么，我在这里，我接受。您之前有篇文章末尾提到，魔鬼会在未来的路上拿着你的真名等候你，实话说，当我读到这句的时候心里突然异常恐慌，随机马上又安心下来，我那时想能有魔鬼存在的世界也挺精彩的。我这大概是破罐子破摔了吧……

A:魔鬼都是人邀请了入住的。我不认为你之前的这点事算什么魔鬼契约。

真正危险的是这个对魔鬼好奇和无所谓的心态。

---

Q:那你对全能、全善和自由意志的理解是怎样的。

A:你需要这个结论，这不奇怪。

只不过这不是来自什么有力依据，而只是同样来自你自己的选择而已。

Q:上帝自己有自由意志吗

A:这个已经不是人类可以评判的问题了

Q:有自由意志的人会作恶，

那么全能全善要是没有自由意志，要是自由意志的同时有别的配方

A:你这个推断逻辑是断裂的。人没有全知全能，也不是自有永有，因此人没能力凭自由意志为善。神的前提条件就跟人类不同。你根本不能从人类会这样推出神必然会这样。罪性的根基不是自由意志，而是会死和摆脱不了的对死亡的恐惧。

---

Q :如果神是全知的，那我们这些自认科学工作者的知识存量，可证伪。我们科学家距离神的距离比你们这些神学工作者更近。如果神是全能的，我们这些科学工作者对世界的改造，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早就超过了你们这些神学，看看历史，可证伪。我们这些科学家比你们这些神学家更接近神。如果神是至善的，我们这些科学家前辈们，可是被绑到火刑柱子上被烧死了，这些人的知识可是比当时带的神学家更接近于神。如果你说神怜悯，那神为什么不直接赐予我们宇宙中所有的知识。拥有所有神的知识，即使是我们也会超越神的存在。那么，神的怜悯是防止人超越或变成自己吗？是的，否则他们为什么要烧死那些接近神的人？

A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科学工作者？被烧死？布鲁诺？

Q :不只是布鲁诺，还有很多人，史据可查，那可都是你们基督教的写的历史。另外你是不是科学工作者不重要。重要的是科学工作者们是比神学更接近神的存在（上文已证明）。那那些神学工作者不应该来崇拜我们吗？比如西帕提亚，维萨留斯，塞尔维特，布鲁诺，伽利略，拉美特利，狄德罗等等都被基督教宗教审判所迫害过，这还是比较著名的科学家，不包括大量的科学工作者。

A :你真的仔细检查了这些人的死因吗？至于说“迫害”一说，你真的有比较过各文化的历史数据吗？有仔细想过那背后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吗？“因为自己讨厌某物，于是只要这个东西在悲剧里有露面，它就一定是凶手”——这样的推断逻辑真的站得住脚吗？你比较过在各种意识形态里科学工作者幸存的几率吗？基督教社会的这个比例是最小的？

Q :他们的死因，集中起来就是不同意基督教的观点啊。否则宗教审判所为何要烧死他们？这都是你们基督教做的啊，因为提出了与基督教相异常的理论，挑战了基督教的权威，所以被烧死了啊。死因我当然都查过了，你们基督教审判所公示出来的，都是以宗教异端判定迫害的这些科学家啊。你还是自己去查查旧约，再来说话。

A :集中起来？这个已经说明你其实没有严谨的看过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吧。

---

更新于 2022/10/31